

“以风谏君也”——王注：“太史公曰：离骚者，忧离忧也。”卷一。

《怀沙》

“此章言已虽放逐，不以穷困易其行。小人蔽贤，群起而攻之。举世之人，无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见，仗节死义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汨罗江以死。原所以死，见于此赋，故太史公独载之。”

至于为何以《史记》称《太史公书》，我认为朱筠先生说得好：“……始以迁书谓之《史记》，然迁书自名《太史公书》，不名《史记》。而后人特重其书，以为自黄帝以来，讫于楚汉，古史记之书，皆赖以存，遂以《史记》之名当之，相传于世……（见朱筠《笥河文集》卷八《与贾云臣书》）。

注：

以上材料引自：

①《楚辞》汲古阁原本同治十一年春金陵书局重刊本。

②标点引自《楚辞补注》，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民族学院

展现金源文化的重要文献——《全金诗》

李 燕 捷

发祥于金水（松花江支流阿什河）源头之女真族所建金朝，在历史上又称金源王朝。

女真族虽然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其射箭为号、结绳记数的状态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相比过于落后，所以，当女真人挥师南下，在军事上征服辽、宋的同时，也就开始了被中原先进文化所征服。在这一进程中，金统治者为保持其传统文化，采取了诸如创译经所系统地把汉语经典文献译成女真文以及办女真学校、设女真进士科等措施，历经百余年而造就了一代具有女真民族色彩的新的北方文化——金源文化。

然而，由于女真固有文化的形式和内容都过于简单和浅薄，所以有金一代文化虽然可名之曰金源文化，说到底还是中原文化。例如，金源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女真人被中原文化同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是从社会上层开始，如海陵王完颜亮、金章宗完颜璟、密国公完颜珣等都是当时写汉文、作汉诗的高手。尽管金统治者提倡女真文，但金源文化遗存仍是以汉文为主要形式，有些即便是以女真文为载体，如五十年代在山东蓬莱发现的大约作于金泰和年间的奥屯良弼女真文诗刻，然其意象、格律，都完全是按照汉语诗歌的定势而创作的，从形式到内容都已被汉化，实际上可说是汉诗的女真文译本。由此而言，金源文化也就是几千年中原传统文化。

金源文化的女真特性，对后人平添了一种陌生感和神秘色彩；又由于自金立国至灭亡都有大宋王朝的存在；另外，尽管金朝比同是少数民族政权且执政时间长于金朝的北魏、辽等在文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由于汉晋文化、唐宋文化、明清文化等过于璀璨，就使金源文化相形见绌。基于此，致使金源文化的研究和整理相对薄弱，一般文学爱好者则对金源文化缺乏认识。

其实，金源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文学形式诗歌而言，金诗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如金代诗人刘祁在《归潜志》中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诗的审美思

想：“唐以前之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刘祁不仅指出了金诗以俗间俚曲见长这一与唐诗宋词不同的特点，而且揭示出文艺发展的方向，预示了北曲杂剧繁荣时代的到来。元曲的产生即与“在俗间俚曲”的金诗紧密相联。历史上有大量的金诗遗存，其数量在中国诗歌总汇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点，由于学术界无人搜集和整理，长期以来未被人们认识。生活在金源故地的两位青年学者薛瑞兆、郭明志，积十年搜集、整理之功编纂而成的四册、一百六十卷巨作《全金诗》，近日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全金诗》的出版，对研究金代文学及金朝历史，对金诗地位的认识，为读者阅读、欣赏独具特色的金源诗篇，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笔者粗览《全金诗》，觉得编纂者的贡献或特别值得肯定之处有下列几点。

其一，广蒐博采，网罗散佚，集金诗之大成。

对金诗进行较全面的搜辑整理，始于金末著名诗人元好问。金朝初亡，元好问开始致力于收采金代诗词，历经十五载，编成《中州集》。全书共十卷，收诗家251人，诗作2060首。这是历史上的第一部金诗集。但是，由于《中州集》不收时人作品，致使金末许多重要诗人如李俊民、刘祁等人的诗作未能收入此集，元氏本人的作品更未能收入集中。所以，元好问的《中州集》不能称之为全金诗。

直至清朝初年，郭元钐才又在《中州集》的基础上，增补元好问、刘祁等人的诗作，编就《全金诗》稿本进呈。康熙皇帝过目后，又命“更加搜辑”，形成《御定全金诗增补中州集》七十四卷本。虽然此本“凡金人集之断简残篇有可存者，缀摭荟丛，巨细不遗”，此之《中州集》，“所增补者卷六倍之，人几三倍之，诗倍之”；其实所收录仅358人，诗5544首，距“全”，仍相距甚远。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金诗》，收诗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例如《永乐大典》中保存的一些金人诗文别集，刘祁《归潜志》十四卷本（足本），《道藏》及其它有关书籍资料中的大量金人诗作等，都是前两个集本所未收录的。全书共收作者534人，诗12066首。虽然可以肯定，该书不可能将存世之金诗搜集殆尽，但相对前两个集本，该书可以说是历史上收录数量最多的金诗总集。

其二，考订诗人生平的诗人小传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元好问《中州集》为入集诗人均作内容较为丰富的小传，《全金诗》继承了这一特点，较之《中州集》，诗人增近三百，且不少人在《金史》中无传；元好问所撰诗人小传亦多有或简略或舛错之处。《全金诗》编纂者从现存文献，尤其是从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及传世的金石碑刻和诗人自己的作品中择取有关诗人生平行实的记载，订误补遗，撰述成文。例如著名诗人王寂，《金史》未为其立传，《中州集》述王寂事亦极为简略，特别是其生年，各书均无明文记载。《全金诗》根据王寂巡按辽东时的一首诗作，考证出其生于天会六年（1128）。类似的考证，书中俯拾即是。值得指出的是，编纂者在撰写诗人小传时，虽力求提供较多的文献信息，但在文献不足时，则抱定宁付阙如，不妄加一语的原则，体现了严谨的治学精神。

其三，版本择善而从，注重比勘对校选取精良。

传世之金诗版本有所不同，刊刻或有不精，所以往往同一首诗在文字上多有歧异。《全金诗》在考订版本源流的基础上，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以有价值的参校本比勘对校。例如李俊民的《庄靖集》，初为元代段正卿刊行，明正德三年李瀚复刻刊行。至清乾隆时，上述两种刻本已佚。《四库全书》采用的是马裕家藏本，即写本。光绪十五年，李葆恂在开封书市发现明正德

本，后为海丰吴重熹“假以付梓”，收入其所辑《石连鑫汇刻九金人集》中。《全金诗》所收李俊民诗，即以《石连鑫汇刻九金人集》本为底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参校本。

《全金诗》在编纂过程中，还做了大量去伪存真的工作。如《中州集》收在高士谈名下的《杨花》诗，本是北宋石恣所作；元好问《遗山集》中的《杂诗四首》，本是宋人汪藻所作。《全金诗》经考证后，均予以删除。类似辨正，不一而足。

除上述应予以肯定之处外，提两点不足之处。

入选之作品首先应是诗，这一点，编纂者似有所疏忽。例如卷一五有王喆《化丹阳》：“凡人修道，先须依此一十二个字，断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这段既缺韵律，又乏节奏的文字，无论如何也难以被称作诗。而此类文字被收入《全金诗》者，仅笔者所见还可举出数例。

《全金诗》全书收诗家五百余人，虽然说不算很多，若非对金史金诗谙熟者，欲阅某人之诗，必需在总目录中逐人查找不可。如果能在书后附上诗人人名索引，虽篇幅不大，用力不多，却能为读者阅读《全金诗》提供不小的方便。

当然，《全金诗》的上述不足与其贡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作者工作单位：天津今晚报社